

An impressionist painting of a vast, colorful field of wildflowers in shades of purple, red, and yellow. In the distance, a small figure of a person wearing a hat stands in the field. The sky is a mix of blue and white, suggesting a bright, slightly overcast day. The overall style is soft and painterly, with visible brushstrokes.

MEANWHILE

我生永安

烽火岁月剑桥教授通信集

【英】亚瑟·克里斯托弗·本森 著
Arthur Christopher Benson
郭惠斌 译 / 孔 宁 校

Arthur Benson

黑龙江出版集团

黑龙江教育出版社

MEANWHILE

我生永安

烽火岁月剑桥教授通信集

【英】亚瑟·克里斯托弗·本森 著
Arthur Christopher Benson
郭惠斌 译 / 孔 宁 校



 黑龙江出版集团

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我生永安 / (英) 亚瑟·克里斯托弗·本森著; 郭惠斌译.
— 哈尔滨: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, 2016.8
ISBN 978-7-5316-8918-8

I. ①我… II. ①亚… ②郭… III. ①人生哲学—通俗读物 IV. ①B821-4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208710 号

我生永安

WOSHENG YONGAN

作 者 [英] 亚瑟·克里斯托弗·本森 著
译 者 郭惠斌 译 孔宁 校
选题策划 宋舒白
责任编辑 宋舒白 杨佳君
装帧设计 Lily
责任校对 周维继

出版发行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(哈尔滨市南岗区花园街 158 号)
印 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新浪微博 <http://weibo.com/longjiaoshe>
公众微信 heilongjiangjiaoyu
天 猫 店 <https://hljjycbts.tmall.com>
E - m a i l heilongjiangjiaoyu@126.com
电 话 010-64187564

开 本 700×1000 1/16
印 张 11.5
字 数 99 千
版 次 2016 年 10 月第 1 版 201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316-8918-8
定 价 34.00 元



序 言

这些信件是我的朋友H.L.G在那个悲伤与不幸的岁月里写给我的，我深受其益，并相信它们也会帮助到其他人。因此，我向他表达了强烈的愿望——让这些信件公之于世。他说，这些信件是专为我写的，而我回答说，正是这一点赋予了它们价值：不是为作秀而写，而是指向具体的实例；不是为作者赢得荣誉，而是直面许多人在不同程度上亲历的一场灾难。于是，他答应出版，我深表感谢。我希望，这些信件能得到阅读而不是非难，并作为朋友之间的真情流露受到青睐。由此会开启一条幽深的道路，那种绝妙是任何语言都无法描绘的。

K.W.

（注：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，人名和地名均为虚构。）

序言 / 1
第一封信 / 1
第二封信 / 4
第三封信 / 9
第四封信 / 12
第五封信 / 16
第六封信 / 20
第七封信 / 25
第八封信 / 31
第九封信 / 35
第十封信 / 37

第十一封信 /	40
第十二封信 /	45
第十三封信 /	49
第十四封信 /	55
第十五封信 /	59
第十六封信 /	64
第十七封信 /	69
第十八封信 /	74
第十九封信 /	77
第二十封信 /	81
第二十一封信 /	84
第二十二封信 /	88
第二十三封信 /	91
第二十四封信 /	95
第二十五封信 /	99
第二十六封信 /	104
第二十七封信 /	108
第二十八封信 /	111
第二十九封信 /	114
第三十封信 /	117

第三十一封信 / 122

第三十二封信 / 125

第三十三封信 / 128

第三十四封信 / 133

第三十五封信 / 136

第三十六封信 / 139

第三十七封信 / 143

第三十八封信 / 146

第三十九封信 / 150

第四十封信 / 152

第四十一封信 / 155

第四十二封信 / 160

第四十三封信 / 163

第四十四封信 / 166

第四十五封信 / 170

第一封信

希尔·斯特里特：

我想你可能会感到很惊讶，因为你能收到我的这封信——或者说，一直没有收到我的信。但自从我们在拉什顿见面的那天起，我的脑海里就时常浮现你的身影。我常回想起我们在花园里的那次交谈，那是一个空气中充满馨香味道的傍晚，向西望去，天空由金黄色逐渐变成最为悲伤的苍绿色，对我来说，这种颜色意味着光芒不再——那之后便是黑暗的来临，它代表

的是表面的平静和内在的忧伤，没有安慰，没有希望，只有黑夜之手握着属于它自己的秘密。

当你对我敞开心扉时，这些情绪在我头脑中恍恍惚惚的，我太无助了，连回答你的力量都没有。我没有什么能给你的，除了一份同情外。而与沉默相比，同情的话语更令人感到痛苦，因为它显示的是给予者和接受者双方的最大脆弱。接受者知道没有希望得到任何帮助，而给予者除了无济于事的同情外，什么也没有。

我在想，那时的情景你还记得吗？我觉得你一定会感到寒心和失望。可是我当时不知道该说些什么，除了无言胜有言的话语——我全身心地爱你和同情你，却又无法帮助你。你向我走来时，你头脑中的我是一个坚强的人。记得与你相见前，我天天诚惶诚恐，百般纠结于与你面对面交谈这件事。我从你的眼神中看到想吐露心声的愿望，而我明白我的脑海中一无所有，找不到一丝一毫可以支撑你的东西。我知道，你会认为我以勇气和希望承受着我自己的重负，因为你总是以最大的善意看待你所爱的人。但是，不是这样的。我只是对黑暗习以为常了，我所表现出的欢快只是一个学会了在这种时刻生存的人的欢快——就如一个人在某种可怕事件发生前尚存的为时不多的间歇里，会以一种奇异的方式让自己快乐；也如一个无药可医

的人在末日到来前的那些时日里，会努力让自己快乐。

即便如此，你并没有责备我；你甚至没有因为我的不知所措而退避。我想，你认为，我让你默然地承担起重负会更好一些，而谈论它反而会增加你的痛楚。我甚至可以相信，你认为我明智而有力，愿神明能宽恕我！

但此时我写这封信是想跟你说，虽然你不再需要我的情感表达，虽然我无物以赠，但我觉得，如果我们能轻松地给彼此写信，我们可能会一起得到一些安慰。我常常不能以面对面谈话的方式进行表达，因为一个眼前的朋友，他的身形体态直入我的心魂之间，会令我有紧迫的感觉。所以，我可以用写信的方式说出我所想的。让我们尝试如孩童一般，手拉着手，一起寻找些乐趣，好吗？这是最好的方式，也是唯一的方式。但是，只有我明确地知道你认可这种方式时，才会给你写。我不想做任何你不希望的事情。

第二封信

希尔·斯特里特：

真心感谢你的来信。我难以描述我此时的心情是多么轻松，因为无论如何，你没有认为我是出于不良的想法。你理解事物时总是胸怀雅量，而在这件事上你所承受的要比我承受的多很多。一年前你失去了丈夫，我只能说，我想象不出世界上还能有任何一个人，可以让我把自己所爱的人托付给他；现在你又失去了你唯一的孩子，这是一个我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来

照顾的男孩，不必提他的魅力和帅气，单是他的纯朴和诚实仿佛就已预示一个宏伟的未来。你不要忘了这一点：你为之牺牲的不只是情感，还有你实际的生活——包括你的专注、关怀、希望和种种活动。我曾失去过亲友们，但是没有哪个人的生命与我紧密地连在一起。从本质上讲，我是孤独和羞怯的。虽然我结交朋友和伙伴比较容易，但我没有能力把别人纳入我的内心——他们只停留在我的头脑表层。只有很少的一部分人了解我——比如你，看到了我生命的深处。你不仅相信永恒的存在，而且对它有一种不容置疑的直觉。我留意到，你多次连续谈论那些已经离世的人们，不是刻意地，而是自然地谈论，好像他们还在。我不同，我理智上相信，生活在继续，我必须与有形有象的东西连接在一起，乃至我见不到他们的躯体就无法体会他们的形象。我感觉不到他们在附近游走，他们好像已经钻入某种未知的元素里，从而被遮蔽在里面了。我不想看到他们穿着天使般的装束，展现着天国般的氛围，我想看到他们像从前一样，带着他们所有的弱点和缺点以及他们自己的方式。

所以，我能给你什么呢？你失去了丈夫和孩子，可是你并没有远离他们。他们对于你来说很真实，像从前一样，只是暂时隐藏了起来。我知道你的生活糟糕和凄凉，但是你坚强、理智、善良。你继续担负着你的职责，你不输给任何人。我以前

帮助过你——你提到了这一点，并且我相信确有此事——但只是在精神方面。我读得更多，想得更多，谈得更多。我学会了判别和区分事物。我有某种清晰的见解，这是从实践中得来的。我不混淆品质，或者说不把次要的作为主要的，正因为这样我才有用处——帮你理顺复杂而困难的事情。

但我现在却帮不到你。你已进入一个思维几乎起不到作用的领域，除了可以转移一点儿注意力外，思维无法解决痛楚。但由于我只不过是出于礼貌，曾经耐心地承受我自己的一段较长时间的痛苦，以避免它在别人的幸福生活中泛流，当我只是有足够的自尊扮演某种角色时，你便觉得我是某种神秘力量的源泉。当然，在拉什顿，我也受此诱惑，试图对你说些神秘而庄重的事情，用格言来遮掩我的于事无助，但是我无法做到。

现在，既然我知道你有此意愿，我以后会天天坦率地给你写信。我将在我的脑子里查看，并尝试清楚地表达我的感觉以及为什么我会有那种感觉。但是我真的必须求助于你，因为我已奇怪地变得神魂颠倒。我的意思是，我倾尽所能地生活在平和的梦境与形态中，而这场战争忽然给了我不真实之感。仿佛我所有的美好愿望不过都是徒劳的幻影。最终我看到了事实，一个可恨到不忍直视的事实——我们无法回到原来的想法和快乐了。现在你见到的我，身上没有一点战士的踪影。我就

是不相信武力可以解决任何问题，除非一方比另一方更强大。

大卫杀死了哥利亚斯，这倒不假。但那是违背所有人类经验的某些幸运机会之一，因此传奇小说家对此情有独钟，而我厌恶传奇小说。我由衷地相信自由，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因此便相信武力。如果德国的铁蹄践踏了整个欧洲，虽然我们做不了任何事，但我们可以战斗。如果我们真的取得了胜利，不是因为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，而是因为我们是强大的。倘若只是德国和比利时之间发生战争，比利时则无法打败德国，尽管所有道德正义都在比利时一边，而所有邪恶都在德国一边。我相信而且希望，自由会胜利，但即便如此，获胜的也不是自由，而是武力。更重要的是，很明显，德国正在进行的战斗也怀着某种充满激情的爱国主义，并深信自己拥有某种道德、理想或希望，世界会因接受它而变得更好。它认为周围全是心怀忌妒的仇敌，对它的伟大和公道报以憎恨。它也相信战争是上帝为这些病患国家开的良药。这种理论非常可恨，非常可怕，其信念之强足以激发这个国家。无论这种理论是怎么形成的，但它的确存在着。如果说我们充满激情地爱着自由，那么，他们对惩戒和操纵的爱也激情不减。由此产生的自我崇拜、自以为是和傲慢疯狂对我们来说是面目可憎的，但是谁也不会怀疑有某种壮观的自我牺牲在里面。所有的激情、由于渴望得到服从而引发

不顾后果的自我献祭也在里面——包含某种圣祭。

我今天就说这么多。但凡有理性的人，都不会把战争粗略地理解为简单的侵略。德国正被一种失常的知觉燃烧着，并狂热地相信它的事业是正当的，这让我感到很恐怖，因为无论它是如何产生的，其力量是如此巨大。

第三封信

希尔·斯特里特：

不，绝对不！我对我们的仇敌没有丝毫同情！在我看来，这场战争是像火山喷发一样的灾难，违背了人类对和平的希望和构想。或者就像处于溃烂状态的脓疮可怕地上升到头部，并已感染了周围的空气一样。我认为战争是世界上见所未见的邪恶力量最可怕的展现，因为世界并非没有文明——这场战争正是在和平宁静、秩序井然的国家之间爆发的。你是否记得撒旦